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五百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即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

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衆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旣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鑿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

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爲  
孔勳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  
令時論多請畱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  
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勳曰是乃有二錯  
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洎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  
得河南對勲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  
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  
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

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爲季興所誘由是兵衆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爲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臣之狀旣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圍荆南以問其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

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謚曰武信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  
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  
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叛也從  
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  
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  
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  
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

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  
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辭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  
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  
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所請言俟  
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  
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  
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  
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末年以鎮星在翼軫

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  
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  
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  
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  
建隆元年秋卒諡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  
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為縣吏粗暴無行習  
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子守奇善射惟去非許以為能  
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



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凶爾何敢拒守奇免胄勞之行敢遙拜即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畱後以去非爲

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  
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爲行軍司馬仍改易姓  
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  
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爲武泰軍節度畱後依  
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保勗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  
怒左右不敢竊視惟保勗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  
目之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之地不

為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

五代史補高季興本陵州陝人

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投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士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攜之而竄遇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遲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欲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

氏且驚起呼李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李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耻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讎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庶之何以來速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決自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

囚之時李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  
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  
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  
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  
之急逃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李  
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  
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  
也李興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  
知溫等領兵來伐李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城  
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  
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  
噬為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  
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  
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  
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  
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李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

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名而已  
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  
前席角里煙霞憶共眠  
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為木工及蔡賊秦宗權  
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  
州殷隨別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峯  
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為潭帥頃之建峯為部下所殺潭  
人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  
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邵州還軍犒勞

將士誅害建峯者數十人自為留後久之朝廷命為湖南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於荆南成汭舉舟師援之時澧朗節度使雷彥恭乘汭出師襲取荊州載其寶貨焚毀州城而去彥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為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甚盛殷于梁貞明中為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

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  
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  
王行臺故事署置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  
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置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  
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  
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  
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賣茶之利  
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尚書令楚



王天成初加守尚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  
時年七十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  
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  
衡山廟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  
貴者必有陰物護之豈偶然哉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  
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  
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

銅柱以繼之

案此傳有闕文馬希廣希萼傳全篇俱佚

五代史補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

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  
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敏速乃拊其  
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  
高郁安得取此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  
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爭戰得天下能  
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  
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  
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  
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  
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  
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昏然謂之  
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孽自後陰  
晦中見郁後竟為所患爾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  
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

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  
安軍節度判官拓跋坦鄒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  
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  
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中推靜江府  
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  
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  
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  
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  
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  
以建康府庭其最為壯麗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殿之  
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几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  
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  
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頽憂色居無何東  
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如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  
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  
以為契丹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

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  
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  
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  
足數矣時不可失顧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  
興作府置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  
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援攘不能  
立功于天下反頌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  
常怏怏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  
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子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  
爾吾師以為何如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  
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  
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  
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  
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夕遂  
卒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  
府都尉撫馭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

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臯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卻用老婢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可奈何遂解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繼希廣于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觀希萼衆咸恐懼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于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時出乃被緇衣引羣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項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慙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即無十

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草鞋似槌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廓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槌芒織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皆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象也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素寵愛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衆怒往往偶語曰此革舊制有燕會惟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耶其弟希崇因衆怒出吐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支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善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過城往往

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  
凝皆有詩名偃趨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  
南名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凝等議曰  
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于是  
領其族登部等三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  
逐遂奔湖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  
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勢  
必肥實國家大祥之兆其可殺之乎武穆喜遂善待仍  
制下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行軍司馬偃為天策府列  
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  
取濕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  
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即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  
請與偃鬪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  
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  
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

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也至其子希範嗣立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蠻中凶計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談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劫墳賊耳聞者笑之在江州盛夏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中或至終日即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裨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劉言本朗州之才將也初馬氏舉族為江南所俘朗州

無帥衆乃推列校馬光惠為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為

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

光惠為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

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未

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

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偽詔徵言赴金陵言懼

不從偽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達

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  
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  
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衆棄而東走進遠敬真遂入據  
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  
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為  
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為檢  
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  
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何敬

真為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

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率軍南

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為王進逵所殺其年秋進

逵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

當道鄭玟為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

臣已至朗州安撫訖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委王

進逵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逵朗州節制

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為鄂州節

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  
將伐淮甸詔進達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達準詔而行  
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  
回戈以襲朗州進達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  
城進達敗為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  
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充  
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為行逢所  
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

保權為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為王土矣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

唐乾符中事于潛鎮將董昌為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

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閭里董

昌聚衆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為

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

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

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  
昌以軍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回戈攻  
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為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  
鏐代已為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為浙江西  
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  
里鏐常率師以為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  
鏐勲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旣朝廷以鏐為鎮海  
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為治旣又立威勝軍于

越州董昌為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為妖

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

號大聖偽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

命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

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為威勝軍節度使

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

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

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揚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

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為鏐昕敗亦為行密侵盜數州而  
鏐昕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  
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頔謀襲杭州田頔等率師掩至城  
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頔遁走鏐于臨  
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  
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即徒步訪寬  
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為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  
今為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



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時位至太師中書令

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為尚父吳越國王

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為天下兵馬都元

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

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為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

臣咸言玉簡金字惟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

已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

內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姦

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為鏐陳情崇韜僂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偽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叙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為殿下自稱臣謁鏐

行舞蹈之禮及回使副韓玟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

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

陳叙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

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

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

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珍稽山之僭偽頻叨鳳詔于褒

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鏤鼎歷事列聖

竭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

居羣后之先赤豹黃羆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  
書勲戮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  
記斯言老父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勤  
遂蒙聖主之酬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恒積滿盈之懼豫  
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既逾于五  
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况手殲妖  
亂親覩興亡豈宜自為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  
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鴈

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邨梁苑稱尊  
盱在英雄迭相倣效互起投龜之詔皆興逐鹿之謀惟  
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啟土封  
王自守諸侯之土宇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  
金印恩加曲阜營邱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  
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  
有失尚蒙赦宥未寘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荆請罪且  
爽為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

而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哲文  
思含弘廣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許降  
自新之恕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玄  
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  
盟十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纔僅于數年諒非  
脣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末端  
由布在衆多寧煩覲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  
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儻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

攻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橫秋鷓鴣祇待指呼躍匣蛟龍

誓平讐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鋌決副天威冀明臣

節伏以臣父王鏐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

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于梯

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章

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懇難通伏

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

方顯忠貞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之

至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乃

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又

詔賜上表不名

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曰周柴  
呂望有尚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

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  
示異恩俾當緝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鏐在杭州垂四十

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通州城鏐大庀工徒鑿

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

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槩也鏐學書好

吟詠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鏐為參佐鏐



常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為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槌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至于梁室莊宗中興已來每年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勲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既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諡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諡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甫

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  
急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  
去矣及為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悅  
以為譏已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  
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鎮其節制  
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王者  
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為鏐立  
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

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為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為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頔頔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頔通和頔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為吾為田氏之壻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惟大王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內衙都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勲績梁貞明四年

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為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州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為火筏順風揚灰以塞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十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為太師致仕

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

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謂

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為爾帥與爾輩決矣

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

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

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篋于前授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

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鱗起

復元瓘官爵又命戶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

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  
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  
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歲皆  
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  
年五十五歲謚曰文穆元瓘初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  
五年決事神速為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  
有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  
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子佐為嗣

佐字玄祐元瓘卒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為冊以賜之前代玉冊冊夷  
王有之偽梁時欲厚于鏐首為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  
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尉時以建安為淮寇所攻授東南  
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  
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琛賫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  
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  
世皆為元帥時以為榮漢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

幼好書性溫恭能為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偽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朝廷寵之為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侗襲位

侗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



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侂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侂闔戶以拒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為進思所殺遂遷侂于別館以甲士援送幽于錦軍立侂異母弟倣為帥其年夏四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為陰靈之誅逆也

倣元瓘之子侂之異母弟也侂既為軍校所幽時倣為温州刺史衆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

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

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五代史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

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于門曰沒了期候晨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夜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八朝因而國除俶年屬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

皆善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地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連廣順初游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游碧浪亭時湖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荆湖江浙各據一方翼子詒孫多歷年所夫如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

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將帥以  
遄征一天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蕩咸遵作貢之  
文江漢睢漳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  
有歸人寰允洽故也惟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  
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攷證

世襲列傳二高季興傳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  
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 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  
震語與是書作孔勅異

高從誨傳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 十一月  
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勗傳皇朝建隆四年春卒 四年歐陽史作三年  
十一月

馬殷傳許州鄆陵人也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  
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  
九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是書

 范傳谿州洞蠻彭士愁 士愁原本訛士秋今据  
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高

謄錄監生臣陳山純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五千五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借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

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

北夢瑣言鄭蔡

嘗典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

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

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

獲得補為隊長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  
都將白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  
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  
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為用之所譖自高郵起  
兵以襲廣陵為用之所卻乃乞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  
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  
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為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  
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

陷呂用之詐為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攻廣陵營于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纜接行密偽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

輦外寨之粟以食饑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為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為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于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千鋌瘞于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輦銀何負心也遽命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

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  
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  
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  
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  
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  
即表行密為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  
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  
其衆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

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

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  
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  
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  
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為部下所執送于行密殺之行密  
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自光啟末高駢  
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  
中兵戈競起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園幅數百里人煙斷

絕行密既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衆皆淮西之驍果也選五千人秦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即戰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繪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府長史上柱國弘農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梁祖



平究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為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隣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傅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夷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

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堰縱  
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  
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潁河為淮  
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遣大將張歸厚  
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  
遣將王景仁率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  
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人進  
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

丘略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頔俱為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偽追尊為太祖武皇帝

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偽位自稱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忌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為顥所殺顥將納款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將徐

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為主及渭  
僭號偽追尊為景帝

渭渥之弟也既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為鎮海軍節  
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至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  
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  
十餘年溫乃冊渭為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  
為武義元年渭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  
號凡三年而卒諡為惠帝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涇卒徐溫乃推溥為主復

僭偽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

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

卑遜有同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物

及獻貞簡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

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

將去偽號稱藩于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

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纂

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館其使不受所貢遣之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偽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為永寧宮周顯德中李景閔周師渡淮慮楊氏為變使人盡

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

四十七年而亡

五代史補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唐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瑑修

好于行密元瑑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其女妻之鏐命頌罷兵初頌之圍城也常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生意以頌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于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州為其菜下加石為碁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為舞雪下加皿為盤孟左加玉為玕玉右加邑為邗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州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邗左加心為忸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嬉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頌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常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

斫楊頭至是以元臻通婚二  
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昇本海州人偽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  
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兵于廬州漸至  
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  
密發兵赴之溫時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  
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釋為溫所擄溫愛其慧  
黠遂育為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  
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



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  
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顯然之乃立渥弟渭為帥溫  
尋殺顯渭偽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  
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  
太尉溫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溫與  
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  
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  
使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

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為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解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偽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為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圍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為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十八年渭

死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  
希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  
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  
陽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即偽位改元為順  
義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  
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内營田  
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

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偽武義七年改乾貞元年  
即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偽贈大元  
帥追封齊王諡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月溫卒昇  
乃偽授輔政興邦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  
守太尉中書令宣成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天  
成四年偽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  
王至清泰二年改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為齊國封昇  
為齊王乃追諡溫為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

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未幾偽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為西都以揚州為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為齊國右丞相宋齊丘為左丞相以為謀主偽吳天祚三年楊博遜位于昇國號大齊改元為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楊博為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詰謹上冊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上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昇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

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玄宗幸蜀詔以璘為山南嶺南  
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  
窺圖江左之志後為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  
之以為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  
為義祖昇僭位凡七年子景立

景本名璟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

釣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西楹  
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頌之願見元宗  
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勅  
昇卒乃襲偽位改元為保大  
靜于是立嫡之意遂決

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弟達為齊王仍于父柩前設盟約兄弟相繼景僭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衢婺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為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北戎俾為中國之患

自固偷安之計

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

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不敢拜

命之辱

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

為前軍都部署是冬周師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  
甸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延錫  
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  
德明等奉表于世宗乞為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  
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臣孫晟王宗質  
等奉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  
隸于大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  
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



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  
許其行久之明德等不至乃權議回鑿惟畱偏師數千  
圍守壽春而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  
援軍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  
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  
遂移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鑾將議濟北景聞之自謂必  
在朝夕乃謀欲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周

南唐書正月  
改元文泰

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

對於御幄是時江北諸州惟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  
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  
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欣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  
廬舒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為界仍歲貢地征數十  
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  
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朝建隆  
二年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偽  
位其後事具皇家日歷

五代史補李昇本為徐溫所  
養溫殺張顛權出於己自稱

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  
昇為潤州節度昇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快悻悻將白溫  
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  
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  
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  
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  
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  
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溫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  
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  
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  
撫御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  
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遊即  
徐之望也鯉者李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  
爾初昇嘗異志且欲誣動徐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  
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  
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邱曰著履過街必須

齋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  
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 宋齊邱

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

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

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餘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

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齊邱曰秀

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告女嘆曰此甚小事秀才

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錢齊邱用市紙筆為詩札

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贈蹉身

事蹉跎胷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

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峻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

紅挹飛蒼走黃之辯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

不即接見齊邱窘急乃更其啓翼曰復至其略曰有生

不如無生為人不如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

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塗溫聞其名召至門

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

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韓熙載仕江南官至  
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  
僕與之相見或詞戲或殿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  
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鬻人及燒鍊  
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偽主知之  
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侍詔畫為圖以賜  
之使其自愧而

熙載視之安然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為農民唐廣明中  
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  
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為縣佐緒署為軍正蔡賊秦宗權  
以緒為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眾渡江所在剽掠

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  
出已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  
乃刑牲歃血為盟植劔于前祝曰拜此劔動者為將軍  
至潮拜劔躍于地衆以為神異即奉潮為帥時泉州刺  
史廖彥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為理整肅耆老乃  
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  
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史陳巖  
表潮為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

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  
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即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  
州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審知為觀  
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  
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  
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邦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  
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末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  
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琅琊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

令封閩王

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

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持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琊郡王食邑四千戶

食實封一百戶

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審知每

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唐莊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同光元年審知患疾卒子延翰嗣為弟延鈞所殺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為吳越王不報未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啟然猶稱藩于朝廷清泰二年遇弒子昶嗣

昶嗣偽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封昶為閩王改元永隆大後遇弒審知少子延義嗣

延義嗣偽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延政自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為李景所滅

五代史補王潮之末福建也值連帥陳巖

卒子墀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  
觀察使至其弟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百朝  
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子延鈞嗣無識輒改審知制度  
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為子昶弑昶多行不道閩人  
殺之立從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為其  
將連重遇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  
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  
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而去霸嘗云  
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者乃自為識莢之于地唐光  
啓中欄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  
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  
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  
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  
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為陳巖逢王潮未  
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  
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

潮嘗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己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今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今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嘗為上藍所知乃使人齎金帛往遺之號曰送貢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又徵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決定矣徐寅登第歸闕中途

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為仇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竭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向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邊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以用矣即日戒閩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祕書正字江為建州人工于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問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遣吏所掄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

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  
不傷之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  
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代為謝成寅援筆而成其略曰  
銜諸斷索纒從羊續懸未列在稠盤便到馮驩食處時  
人大稱之

史臣曰昔唐祚橫流異方割據行密以高材捷足啓之  
于前李昇以履霜堅冰得之于後以偽易偽逾六十年  
洎有周興薄伐之師皇上示懷柔之德而乃走梯航而  
入貢奉正朔以來庭如是則長江之險又何足以恃哉  
審知僻據一隅僅將數世始則可方于吳芮終則竊效

于尉佗與夫穴蜂井蛙亦何相遠哉五紀之亾蓋其幸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攷證

僭偽列傳一楊行密傳乃追李璠等還

通鑑作李

璠至盱眙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與是書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  
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  
仿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渭之弟也 案渭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

惟是書作渭詳見通鑑攷異



李昇傳昇自云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 歐陽史  
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自  
以為建王四世孫與是書異

王審知傳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  
無審知為副事

潮莞審知以讓其兄審邽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  
審邽此作審邽當以碑為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百三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於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於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

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於指端  
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  
不欲令典軍改為府掾出為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  
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為帳中  
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  
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為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  
為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於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  
宅以處之出為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於蓋

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即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剋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十二月破燕軍於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即以仁恭為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於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為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弘信背盟武皇遣

李存信攻魏州徵兵於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兗鄆俱陷復徵兵於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嫚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澗大為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既而仁恭告捷於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於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

書報之仁恭既絕於晉恒懼討罰募兵練衆常無虛月  
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  
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為留後請節鉞於朝昭宗怒  
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  
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為吾言之其悖  
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為天贊遂有吞噬  
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  
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



清水為之不流羅紹威求援於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  
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  
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  
鼠輩次據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  
水而上思安設伏於內黃清水之左表象先設伏於清  
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城偽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  
於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  
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

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洺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  
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  
至長河數百里殭屍蔽野敗旗折戟累累於路鎮人又  
邀擊於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  
人乘勝攻滄州仁恭帥師援之營於乾寧軍汴將氏叔  
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於晉武  
皇遣兵逼邢洺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  
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修好於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

自將兵攻滄州營於長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為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士例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於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

徵兵於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  
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  
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  
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  
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於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  
掖聚室女艷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講求法  
要又以瑾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於大安山巔  
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

自擷山中草葉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為大恩山仁恭

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烝之事洩仁恭怒笞

守光謫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

營於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

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光乃自為幽州節度令其

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

小喜所敗乃擄仁恭歸幽州囚於別室仁恭左右迨至

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

因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讎  
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滄德之師討之  
守光逆戰於雞蘇為守文所敗既而守文詐悲單馬立  
於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  
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繫兄於別室援以叢棘  
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充已推守文子延祚  
為帥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  
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瑾土驢馬

相遇食其鬣尾士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於守光守文尋亦遇害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為鐵刷劓別人面嘗衣赭黃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為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畧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

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撫士愛民補兵完賦義  
聲馳於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  
守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於守光孫鶴勸守  
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栢鄉之捷守  
光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為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  
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  
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  
推守光為尚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



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為尚父堅辭不獲  
又難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  
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閤門使  
王曠供奉官吏彥璋等使於燕冊守光為河北道採訪  
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所司  
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  
改元之事梁使曰尚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於地  
謂將吏曰方令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於夷門

楊渭假名於淮海王建自尊於巴蜀茂貞矯制於岐陽  
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  
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  
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為尚父孰當帝者  
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為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  
以為不可守光置斧鑕於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  
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  
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悞

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鎖令軍士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為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曠判官齋涉為宰相史彥璋為御史大夫偽冊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蹶請遣使省

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  
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於獄十二月莊宗遣周德威出  
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  
光堅保幽州求援於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  
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晉王  
至即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騎臨  
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  
俎上肉耳莊宗怒之折弓為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佗

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燕  
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奕  
將李彥暉於燕樂縣獲守光并李氏祝氏男繼珣繼方繼  
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攜其妻子將走關南依劉守  
竒泂路寒瘡足踵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於坑谷令妻  
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恠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  
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  
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為貴乃歸之

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於露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為劉黑子略無媿色莊宗以仁恭守光徇於都城即告南宮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小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於燕守光以為愛將守光雖凶淫出於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守光將

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悞計小喜熒惑  
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於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令  
證辯小喜瞑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我教  
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  
臣精於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  
生不如死即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既誅命判官  
司馬揆備轎櫬祭醊瘞於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  
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於武皇陵前刺心血以

祭誅於鴈門山下自仁恭于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劉陟即劉夔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為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常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即常宙女所生也幼而奇



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  
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為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  
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  
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琚  
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琚玘以聞知柔至深德  
之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  
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為兩使  
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為節度使遠行及江陵

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  
隱為留後然久未即真及梁祖為元帥隱遣使持重賂  
以求保薦梁祖即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  
厚遷檢校大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  
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之弟  
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  
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畧容州龐巨源或自

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因附庸於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於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為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偽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於廣州國號大漢偽改元為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

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  
偽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  
名見於鄴宮問東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  
貢期今秋即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  
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  
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於南  
海改偽乾亨元年為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  
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籍田之

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為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剗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未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為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

年年五十四偽諡為天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  
玠嗣

玠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偽號光  
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為其弟晟等所弑  
在位一年偽諡為殤帝

晟陟第二子也偽封勤王又封晉王玠之立也多行淫  
虐人皆患之晟因與其弟偽越王昌等同謀弑玠自立  
為帝改元為應乾又改為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

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弟數年之間宗族  
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  
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釁遣兵攻  
桂林管内諸郡及郴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  
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偽諡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  
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蝕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  
書既而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

飲至是而卒

銀晟長子也偽封衛王晟卒乃襲偽位時年十七改元為大寶銀性庸懦不能治其國政事咸委於閹宦復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先是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為大風所拔是歲秋銀之寢室屢為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



月五日王師壓廣州銀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為王師所擒舉族遷於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為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明三年僭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為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為河東

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於河東以崇為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為北京留守尋加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大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為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歛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贇為主會周太祖為軍衆所推降封贇

為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訥奉書求贖歸藩會贖已死  
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於河東稱漢  
改名旻仍以乾祐為年號署其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為宰相副使李瓌代  
州刺史張暉為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  
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闖寇晉州乞師於契丹契  
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  
祖遣樞密使王俊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

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  
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比至大原十亡三四二年二  
月崇遣兵三千餘衆寇府州為折德辰所破其所部岢  
嵐軍為德辰所取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於契丹  
仍稱侄以事之契丹偽冊為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  
崇復乞師於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舉  
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於高平  
大破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惛不知所

適刦村民使為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  
殺鄉導者得佗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樺笠而行  
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於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偽  
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餐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縣吏  
奉食七箸未舉聞周師至即倉皇而去崇年老力憊伏  
於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  
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  
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其

子承鈞襲偽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歷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尚求免死  
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  
中原之多故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  
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偽王之號多見其不知  
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尚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攷證

借偽列傳二劉守光傳汴人陷羸鄭二州 鄭原本訛

鄭今据歐陽史改正

書記馬郁 馬郁原本作馬都今据是書列傳改

盡斂銅錢於大安山巔 銅錢原本作錢鑄引用錯謬

今据歐陽史改正

即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

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乖史體



今姑仍原文而駁正於此

劉陟傳謙之長子曰隱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  
裡禮畢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  
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與是書互有詳略考五  
代会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攷證